歷史與空間

從賽會到美術展覽會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陳 蓓

工業革命後，法、英兩國先後舉辦了多次工業產品博覽會（博覽會，早期在中國被翻譯為「賽會」，帶有競賽的意思），雖說表面原因是促進國內和國際的商業和貿易，然而這以經濟掛帥的活動背後所涉及的是更複雜和更廣的歷史課題，其中如帝國主義、商品消費、展示文化（exhibiting culture）以及國家定義。在眾多博覽會中，最矚目和具普世性的是1951年由英國舉辦的水晶宮博覽會（Great Exhibition of the Works of Industry of All Nations）。該次盛會有三十二個國家參與，超過六百萬人次參觀。自始，各國都投入舉辦博覽會，以展現國勢，宣揚本國文化，其中以英、法、美國尤甚。

1855年法國為顯示其作為全球藝術中心的地位，特意在博覽會中展出超過五千件藝術品，其中過半數來自法國本土，以肯定藝術於博覽會的地位。自始，藝術品包括繪畫及雕塑便成為博覽會中的主要項目。其中如1855年的巴黎博覽會就展出當時藝壇兩位巨匠安格爾（Jean-Auguste Ingres）和德拉克洛瓦（Eugéne Delacroix） 的繪畫作品（圖1）。然而，即使博覽會提倡展示最新的工業成就，但在藝術的範疇卻是背道而馳。一些前衛和新興的藝術流派被評審拒於博覽會的門外，如1878年的巴黎博覽會中完全找不到新興藝術印象派的蹤影。及至1900年的巴黎博覽會，激進的藝評人Roger Marx參與遴選過程，開始將前衛藝術包括在展品當中，此時西方現代藝術大師的作品方才得以走進博覽會的門檻。1937年，畢加索在巴黎博覽會的西班牙館展出著名的Guernica（圖2），藉此向世界提出對戰爭和高科技的控訴。

圖1

圖2

晚清時期，中國政府曾多次參與博覽會，在一股「賽會熱」中，報章亦紛紛介紹有關各地賽會的消息，更撰寫專文討論賽會，其中如《申報》刊登的《論博覽會有益於地方生意》及《論中國開設博覽會之益》等。可惜，這一股賽會熱並未像法國般將當代藝術引進博覽會，中國館中展示的畫作均不是當時藝壇的主流。然而，賽會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和展示文化卻對中國藝壇帶來深遠的影響。

1908年，一群商界兼文化界的名人在上海發起成立「中國品物陳列所」，並於《申報》發表該所章程。作為一所商用的陳列所，「中國品物陳列所」的主要業務是提供古玩書畫陳列展示和買賣的地方。另外，陳列所亦採用賽會的模式舉辦了首屆「中國金石書畫賽會」，是中國第一個以金石書畫為主題的賽會。發起人包括陸廉夫、哈少甫、倪墨耕、胡二梅、高邕之、李平書、毛子堅、狄楚卿等，都是活躍上海文化界的商人、畫家和收藏家。這個商家和畫家的組合無疑反映了該次賽會的性質是一個將藝術與商業結合的活動。賽會仿效國際博覽會的做法，先訂章程，廣徵展品，然後經過遴選，最後展出。在為期七天的展期，大眾只需付出三角的門券，便能進入愚園的展場參觀。賽會得到收藏家及大眾的鼎力支持，除被《時報》連續報道外，展期亦需延長。對大眾而言，這次賽會是難得的機會。作為私人資產的金石書畫，透過賽會的模式得以公開展示，為大眾提供了觀摩私人收藏書畫的機會，亦將展示文化引入書畫界。

1920年代時，留學日本和歐洲的藝術家紛紛回國，他們不單將西方的藝術觀念帶到中國，更將一些新興藝術活動引入藝壇，其中包括藝術展覽會。在賽會熱的影響下，加上海歸畫家的推動，藝術展覽會漸漸成為了中國藝壇中不可或缺的藝術活動。1919年，藝術團體天馬會舉辦了被譽為「繪畫展覽會的先聲」的展覽會，展品分四部：國粹畫、西洋畫、折衷畫和圖案畫。展覽得到廣泛的報道和注意，亦牽起了美術展覽會的風氣。1929年，第一屆全國美展在上海舉行。是次展覽由教育部舉辦，但參與籌劃和執行的都是上海藝壇的中堅分子。沿用賽會的模式，展覽先向全國徵集作品，然後成立評審遴選展品。由於展覽是全國性的，涉及國家和「中國性」(Chineseness)等問題，所以在遴選過程中的重要考慮因素是如何甄選出具中國性的藝術品。綜觀展品，不難發現即使面對二十世紀初的批判，國畫還是以大比數成為美展的主角，相反新興的西畫只佔少數。這次展覽可以說是官方對國畫的肯定，縱使被指為不科學、不寫實和缺乏時代感，作為傳統的藝術型式，國畫在呈現中國性的功能上是遠遠超越西畫。全國美展後，國畫的發展得到肯定，美術展覽會亦蔚然成風。

二十世紀初，隨着進口展覽（import exhibition）在歐洲流行，各國透過輸出藝術展覽，在各地介紹其藝術成就的同時，亦展現民族國家的定義和在世界舞台建立國家文化的身份。日本除在博覽會中積極參與外，亦刻意標示出若干文化特質來建構「日本性」及「日本文化」，甚至透過輸出藝術展覽爭取其在東亞文化的領導地位。日本不單成為中國政治上的角力對象，在文化領域上亦成為中國的競爭對手。面對政治和文化的危機，兩位西化的藝術家劉海粟和徐悲鴻透過展覽模式將中國當代藝術帶到歐洲，目的是爭取國際對中國文化以及其在東亞文化的認同。有趣的是，兩位以西畫創作為主的畫家，均選擇以國畫為中國當代藝術的代表，他們甚至開始創作中國書畫。因此，毋容置疑，當藝術被搬上國際舞台，「中國性」和文化身份便成為最重要的考慮因素。最後，他們所舉辦的當代中國藝展取得成果，成功在歐洲多國建構了現代中國畫的定義。從賽會到藝術展覽，展示文化所帶來的反思是如何透過視覺展現建立文化或國家身份的問題。

上海世博即將開幕，是次參與的國家和國際組織多達二百多個。各國透過展館建構其國家特性和文化身份。除國家館外，是次參與的更包括地方館，其中包括香港館。為配合香港館的展出，香港推出一系列的藝術展覽、音樂、戲劇等文化節目，藉此建構香港的文化身份。對於文化身份意識薄弱的香港年青一代，或許參觀世博是一個認識香港和尋找文化身份的好時機。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劉海粟透過展覽將中國藝術帶到歐洲。

書棚閒話 ■包利民

世間清福莫過讀書

明代陳繼儒在《小窗幽記》中說：「人生有書可讀，有暇得讀，有資能讀，又涵養之如不識字人，是謂善讀書者。享世間清福，未有過於此也。」這幾句，實是道出了讀書人和讀書的意義與真諦所在。

人生有書可讀，當是一件幸事。當然這裡的有書可讀，那書未必便藏在家中，而是說世上有許多書是值得一讀的。也常自羨慕那些家藏萬卷之人，興之所至，信手拈來，於氤氳書香中一任流年飛度。有可以想讀之書，就如倦鳥有可以依棲的枝，箇中滋味，卷外人不可想像。

有書可讀，還要有時間去讀，方為大妙。許多人東奔西走辛苦勞碌，為名忙，為利忙，時間之於他們，如金子般寶貴。或許他們心中也有讀書的渴望，或許他們家中書櫃裡的典籍也一度散發着誘惑，可是就是沒有時間，心於塵世的熙來攘往中已積厚成繭，那份展卷的渴望也如水漸斷，自也淡了那份情趣。於是，塵封了那些書卷，枯萎了鮮活的心。

對於好書之人最可悲的事就是如此，有時間的時候，卻沒有可讀之書；有書的時候，卻又沒有了時間。如若有書有時間，定會如神仙般逍遙自在。可這也只是保持一段時間而已，時間充足，所藏之書終會讀盡，那麼便又有新的問題出現了。

有資能讀，就是說有足夠的錢去買書，現在也可租書，也是需要錢，畢竟所借之書有限。書價如今年年見漲，所以有人寧可去買舊書或盜版書，因為新書的錢足夠買太多的舊書和盜版書，雖然質量差些，畢竟可以多讀些。由此可見，有資能讀的重要性，甚於有暇得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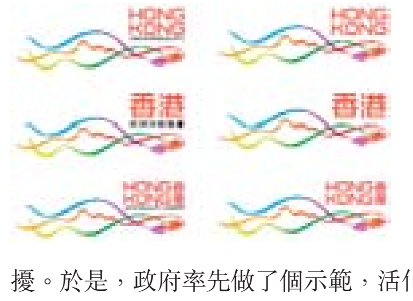
可是，當真正擁有了足夠的金錢和時間，也讀了大量的書，就算是真正的讀書人嗎？非是如此，如《小窗幽記》所說「又涵養之如不識字人」，就是讀了那麼多的書，還能繼續保持未讀書人的單純，這樣才算得上真正的讀書人。現在太多的人的確如是，書讀得極多，讀得極快，卻是讀死書，不知思考，不懂投入，只是以旁觀者的態度冷眼看着一幕幕的悲喜劇，這根本就體會不到讀書的樂趣，有時反而會覺得疲累。

所以才說，享世間清福，未有過於此也。是啊，室藏萬卷，心閒日長，多資可隨購欲讀之書，且又托心卷內，隨喜隨憂，任流年匆匆而不覺日已夕暮。這般境界，又有何福能及？

文化觀察

■文：洪 嘉

獅子山下的年代



活化，是香港的現在進行式。舊區要活化，舊工廈要活化，舊建築要活化，舊標誌，也要活化。不論舊區還是工廈，活化的話題都紛紛擾擾，未見其成，先見其擾。於是，政府率先做了個示範，活化香港的飛龍標誌，要為香港品牌「省招牌」。

舊龍換新裝，簡單一點看，是換了一個標誌；但從深層意義上來說，是品牌的重塑。這就讓人有點莫名奇妙了。這個在國際間推廣「香港」這個品牌的飛龍標誌，遭到撤換，不知是否國際友人對舊標誌的反應不佳，還是未能在推廣香港的工作起到作用？曾俊華說，曾經進行一系列民調、諮詢、核心小組討論，並設立網站收集意見，不知道這些調查討論，有沒有國際友人的意見在其中呢？「香港」這個品牌，在國際上的形象又是如何呢？尤其是這十多年來香港的發展，親東方而輕西方，有否影響國際上的形象呢？

但無論如何，新標誌還是出來了。舊有的呆滯的飛龍瑟縮於一角，身體幻化成靈活多巧的彩帶，在視覺效果上，理應比舊有的標誌更容易討好。要把花了幾千萬設計，卻毫不大氣的舊標誌換掉，應該是很有勇氣的行為。先別說效果如何，主事者已要承擔「浪費金錢」這一條罪名。（還是說，主事者花錢毫不費勁，幾百億的事情都能輕易決定，何況這只是個幾百萬的「小工程」？）

若是新標誌不討好呢？罵名總是逃不掉的。

但陳幼堅是品牌活化的能手。大快活的小丑標誌，換成活潑跳躍的人形；美心是拼貼出一朵紅花，從標誌的更新到品牌的重塑，他確是有着起死回生的作用。政府找他來操刀大概也是看中了他的這個能耐。

說起「品牌」兩個字，最低限度是一看到標誌就可以讓你想起這個品牌的特質。關於舊的標誌到底讓海外的朋友想到甚麼，不提也罷；新標誌最起碼的是一眼便可看見獅子山——即使外國的朋友並不認識香港有座獅子山。（其實，個人認識海外的朋友認知度最高的香港標誌，應該是旅遊發展局的帆船。）

獅子山成為新的代表，儘管那是一條龍，儘管官員們口口聲聲稱甚麼飛龍的形象最能代表香港——可惜的是，蠢鈍如我，並不懂得為甚麼飛龍的形象最能代表香港——但相信大部分人都會明白，「獅子山下」曾經是一個時代的象徵，即使我們已經跨進千禧年代，距離《獅子山下》大行其道的年代已有二十多年的差距，但「獅子山下」的精神，卻在問責官員多年之後的重提下，再次被重溫。

「獅子山」原來才是香港的根本，經濟不景的時候，政府高層跳出來振臂高呼「獅子山下精神」，新版的《獅子山下》重演，舊版的影碟推出市面應市，如今，推廣香港也來一個「獅子山」，毫無疑問，這一座山，對於本地人來說，該是最能夠代表香港的。或許，這是為甚麼陳幼堅要在那條累贅的龍後面，加上這麼一個形象，更要讓這個形象比起飛龍要來得更加搶眼，以至後來被指比例不對，「妹仔大過主人婆」。

這也反映出這個將在五月於上海世博正式登場的標誌，並不受香港人的歡迎。大學設計系的教授說，新舊元素並不融合；網民說飛龍落荒而逃；朋友說，畫三條線拿一百四十萬，這錢真好賺。說來說去，都是負面的。根據中文大學最新民調表示，有高達五成六的民意認為，香港「官民矛盾」問題嚴重。或許，舊話重提，之前的「慳電膽事件」，早有學者指政府形象負面，以致市民遇到事情便先站在反對政府的立場。這話放在這個新標誌的情況下，不能不說是另一個例子，只是香港改標誌，對市民的衝擊沒有慳電膽、高鐵等來得那麼震撼。

說回這個「獅子山」的象徵。陳幼堅選用了這個形象，某程度上和政府高層的心態可謂是相合的。自2002年後政府官員高調強調「獅子山下」的精神，大力推崇那個香港市民任勞任怨，努力工作的年代，把那種「總有出頭天」的拚勁挪到現代，目的自然是鼓勵市民「任勞任怨」。

我沒有趕上上世紀七十年代《獅子山下》在電視中播放的年代，也沒有積極參與二千年後因為政府官員的一句「獅子山下」而再次火熱起來的歌曲與片集的熱潮中；我始終想不明白，那座幾乎消失的獅子山，若真是有靈，可會因為自己的山脊被破壞而咆哮？獅子山被祭出來成為香港的代表，是否另一次「香港價值」的重建？

那價值，是甚麼？

《獅子山下》播出的時間，香港正是輕工業興盛的時期，那個年代，家家戶戶黐膠花，老老幼幼嵌零件，多勞多得的社會生態，我們再也趕不上。如今回首獅子山，大概只是徒自傷感吧。始終，那是個永遠無法回來的年代。我們已經走不回去了。

那麼，你還在跟我強調獅子山的價值，這跟我們不斷在課本中一遍又一遍地讀着中國「四大發明」一樣，昔日的興盛，偏偏更顯今天的荒謬。

■文：王兆貴

余秋雨的文化基因說

自從余秋雨先生的散文結集出版以來，凡是他的散文我幾乎都會買來閱讀，有些篇章還不止讀過一遍。在我的書櫥中，多人合輯有他的散文忽略不計，專屬他的散文集目前已有十餘種。

這麼多篇章一一通讀過來，回過頭來梳理歸納一番心得，所有的感悟可以概括為這樣一點：余先生的大部分文章，不論是解讀地域和城市，還是部落和族群；不論是觀照古跡和文物，還是工程和建築；不論是透析歷史事件，還是褒貶風雲人物；不論是凝視一個王朝的厚重背影，還是景仰眾多先哲的大家風範；不論是體察那些流放文人的悲憫情懷，還是鞭笞那些卑鄙小人的無恥靈魂，其筆觸都是檢視文化本真的印記，其思索都是源於對文化生態的探本窮源和文化穴位的觸摸點壓，其用心都是指向文化基因這個核心立論。

為此，他一次次地把觸角伸向被忽略的歷史角落，作縱向挖掘；為此，他一次次地將目光掃向同時代的西方文明，作橫向比對。他隱形《出走十五年》，書寫《山居筆記》，走上《文化苦旅》，感受《行者無疆》，凝眸《霜冷長河》，叩問《笛聲何處》，反覆《摩挲大地》，捧讀《文明的碎片》，勾勒《歷史的臉譜》，發出《千年一歎》，為的都是《尋覓中華》，尋覓古老中華的文明基因，特別是文化基因。

為了剖白並讓讀者明曉他的這一用心，他曾在《尋覓中華》、《摩挲大地》等散文集的序言中，反覆引用過他的學生的一段經歷：有一天，這位學生從家中一個舊箱子裡翻出幾張老照片。照片拍的是同一個美麗的女人，且服飾打扮在今天看來也顯得大膽而前衛。當他父親告訴他「這是你的祖母」時，他顯得有些吃驚。因為從父母親平素的謹慎和儉樸中，他怎麼也看不出前輩竟是那樣一副模樣！這使他產生出一種有關自己生命來歷的好奇，並前往他的祖籍地進行過一番探詢。聽了這位學生的講述，余秋雨只說了一句話：「你只需知道，自己有美麗的基因。」

余先生所舉的這個例子，是真實發生的，還是虛構杜撰的，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向讀者披露出來的心跡。因為他也像那位學生一樣，帶着出走十五年的發現和好奇，「獨自去尋覓先祖留在書本之外的身影，探訪與祖先同齡的老者們的遠方故宅，走的很遠很遠」。只不過，他探詢的是中華民族這個大家庭，並最終觸摸到了這個大家庭的很多秘密。這當然讓他感到非常驚喜，驚喜之餘，就想把自己的發現和感悟寫出來，與同胞們交流和分享。為了能讓更多的華人理解自己的體悟，他有意避開原先形成的學術思維和語言，試探着用感性的「宏大敘事」方式與讀者對話，果然取得了成功，而且在境內外華人中引起了很大的轟動。為此，他曾向白先勇先生徵詢箇中緣由。白先勇先生回答說，你碰到了中華文化的基因，那是一種文化DNA，融化在每個中國人的血液中。大家讀你的書，也就是讀自己。這個回答看似新潮，其實經典，也恰好佐證了余秋雨先生前邊援引的他學生的那段經歷以及他的解讀。

別人如何評價余秋雨，我沒怎麼在意，因為「咬余」的也好，「挺余」的也好，那都是做學問、寫文章之外的事，我不感興趣。我感興趣的是，一篇文章、一部書、一種說法，能否引起我的讀興，引起我的共鳴，引起我的思索，引起我對已有閱歷的提點和昇華。余秋雨先生的著述兼有上述效能的同時，打通了我文史知識的經絡，讓我更加樂於讀史，盡享讀史之樂，並對現實社會的許多問題有了提綱挈領的認知和解讀。

品格高雅的文章應該是雅俗共賞、情理融通的，不僅要說說老百姓身邊的事，也要說說老百姓心頭的理。經久不衰的美文，不僅是悅目的，而且是賞心的，總是能讓人悟出一點東西來的。余秋雨的文章之所以能引起那麼大的反響，那麼多的共鳴，我認為，主要不是因為他是個散文家，而是因為他是一個在文明的時空中苦苦思索的思想家。正是因為他對中國文化乃至整個世界文明的理性思考，才使我們能夠站在一個較高的層級上，來俯瞰萬古江河，審視歷史淵源，釐清文化脈絡，認同文化基因。

文化思考不僅需要後顧，也需要前瞻。當人們問「這世界怎麼了」的時候，他在思索「我們是從哪裡來的」；當人們在想「我們是從哪裡來的」時候，他卻在探究「我們將到哪裡去」，於是就有了《也許是歸程》這樣的篇章和「追回天籟」這樣的話題。真誠地希望余秋雨先生，在對中華文明的碎片進行全息掃描、提出並描繪出中華文化的基因圖譜後，從先祖的輝光中得到「神明的開示」，以穿越時光隧道、貫通古今靈智的眼光，看重腳步，關注生命，繼續探索「人類將到哪裡去」這一更值得關注的人文課題。

■余秋雨

■黃婉佩現正做後期工作，稍後再找投資者出唱片。

尹子維送愛心蛋糕 貝安琪受落

吳彥祖為新戲減磅

【本報訊】香港著名藝術家Simon Birch構思的大型藝術展覽前晚假鰂魚涌舉行開幕酒會，包括吳彥祖(Danie)與女友Lisa S.、Ana R.、貝安琪、尹子維、黃婉佩及李彩華等多位圈中藝人及名人均有到場，貝安琪雖然未有與緋聞男友尹子維拍拖到場，不過亦大讚對方能夠與自己溝通，更曾經品嚐過對方親手炮製的蛋糕，直指與對方有可能發展。

■貝安琪開到口話有發展機會，尹子維(中)要好好把握了。
■吳彥祖與女友Lisa S.拍拖赴會，笑言他日結婚必會公告天下。

清減不少的吳彥祖與女友到場，他透露近日忙於為新戲準備，特別減掉18磅，他表示：「我在戲中飾演一名宅男，角色不算大隻又只顧玩電腦！」問到現實中是否宅男，他笑說：「都是呀，我們是對好悶的Couple，加上我這個年紀都唔鍾意出去玩，只會在家玩狗看電視！」

先學怎樣生BB

問及二人何時才能成為真正Couple，Lisa聞言笑道：「可能明天12點，可能是星期六吧！」問到他們現時是否不設防，Daniel說：「不會！先學點生BB，因為美國性教育唔好，要上網睇。」他透露家人對自己的婚事無施加壓力，若果將來結婚必定會公告天下，絕不會秘密進行。

貝安琪當晚與Ana R.結伴到場，並非與緋聞男友尹子維亮相。對於母親鼓勵她與尹子維拍拖，安琪表示：「是嗎！我都覺得他幾好，但是我們不是拍拖。」問到男方是否有追求之意，她甜笑回應：「你們問他吧！他沒有追我，但大家都有可能拍拖。」問她最欣賞尹子維甚麼地方，她笑說：「我和他溝通到，他本身都搞笑，我都食過他整的蛋糕。」名模Ana R.單身後每次出席活動皆表現風騷，前晚出席活動時亦真空上陣索爆全場，問到她有否戴胸罩，她笑言：「你要不要檢查？」對於近日經常性感亮相，她坦言：「都是客戶叫我咁穿，我都無機會選擇！不過我已經黏晒膠紙好安全。」記者指她定可吸引很多追求者，她笑言：「我不介意，不過今晚的Partner是貝安琪！」

黃婉佩出碟心情緊張

早前有報道指李彩華在泰國買樓，她聞言否認其事，並說：「我只是看沒有買，不過幸好沒有買！現時當地局勢亂，泰國又唔畀分期付款，要一次過畀晒6百萬。」對於有指是男友王傲山畀錢買樓，她說：「都話只是睇樓！是媽咪睇到鍾意才去睇！諗住自住或者租出去都得，總之我無買到！」

另外，黃婉佩透露稍後將以自由身推出唱片，原來自從2R出碟至今已有三年沒有出唱片，她直言心情緊張，現正做後期工作，稍後再找投資者。問到會否找男友向佐拍MV，她直言：「回想早年他話出唱片找我做女主角，所以才問我拿電話，被他呃咗，不過到了今時今日都未有一首歌！」

《荃加福祿壽》添食至26集

阿姐需拍劇 無暇分身

■汪明荃與阮兆祥、李思捷、王祖藍合作，創出高收視。

【本報訊】（記者 黃佩麗）由汪明荃（阿姐）、阮兆祥、李思捷和王祖藍主持的扮嘢節目《荃加福祿壽》，自播映以來收視很好，上周六更取得最高32點收視，創出近兩年周六晚黃金時段收視新紀錄，因此無綫特別於昨日舉行祝捷會慶祝。

四位主持汪明荃（阿姐）、阮兆祥、李思捷和王祖藍及部分參演的嘉賓包括湯盈盈、HotCha、MC Jin等昨日均出席祝捷會，無綫非戲劇製作總監何麗全更即席宣佈添食十三集，即加至二十六集。不過阿姐聞言竟表示六月要拍劇無期，加上她不可以拍劇節目一起做，所以可能要等她拍完劇才能繼續。

祖藍七月舉行個人騷

對於節目有好收視，阿姐感到非常開心，有指祖藍扮女仔教壞小朋友，阿姐表示沒有聽過，只聽過別人讚他扮女人很似又很得意。

講到祖藍擔心找不到女朋友，阿姐笑說：「好多人都仰慕有才華的人，他是叻仔，節目的歌都是由他改詞，又肯用心扮嘢！（會不會叫羅家英一起扮？）他好忙，現在橫店開工，之後又要去銀川取景。（想不想在紅館演出？）我怕到時沒有時間換衣服，但如果可以在過年開騷都幾好，因為氣氛一定很熱鬧。」

■王祖藍七月舉行個人騷，大家可見到多方面的他。

祖藍則贊成添食，但就希望先靜一靜，待大家都很期待時再出擊，又笑言很怕沒有人物可以扮，更着記者刮多些料，好讓娛樂事業興旺，他們才可抄更多人物。問到現在是不是很多人找他們演出？祖藍表示現在只想做好節目，他不急於多接商場騷賺快錢，希望慢慢儲多些觀眾，將來才可以賺得更多。他又透露於七月舉行個人騷，但強調不是棟篤笑，當中包括講、唱、演、跳，希望大家可見到多方面的他。

未能上TVB宣傳新片

鄭伊健感迷惘

■余安安與伊健在新片中合演兩母子。

【本報訊】（記者 李慶全）電影《飛砂風中轉》演員鄭伊健、余安安、劉浩龍、廿四味及藍奕邦昨日到RoadShow拍攝特備節目，談到該片以2B級上映，伊健指今次雖是以黑幫為主題，但其實是黑色幽默、題材認真的電影，戲中並沒有粗口對白，即使當年拍《古惑仔》一樣沒講粗口。

安安跟伊健在戲中合演兩母子，安安笑指導演邀她參演時也疑惑自己能否有伊健這樣大的兒子，也怕演了後會給觀眾覺得她老了，加上角色要求她很粗魯和醜怪，造型好夠「娘」味，所以接下時亦要先調節個人心態，也視之為演戲生涯的一次突破。安安帶笑說：「拍第一日就要跟伊健好激烈地嗌交，又要攬到實，感覺又好有發揮！」

伊健倒表示今次為電影宣傳感到好迷惘，原因是四大唱片公司與TVB之間的版稅問題僵持未解決，而他又屬四大唱片之一新力唱片公司旗下，所以本來想為《飛》片到TVB宣傳也遭拒絕。但伊健提出，他除了歌星身份亦是演員，更加上他與TVB尚有藝員部頭合約，為何做電影宣傳也不可以，伊健還提出一點，就是戲中拍檔陳小春跟TVB沒合約，竟又可以在TVB出鏡宣傳電影。記者指他不是TVB親生仔的關係，現可會怕影響電影宣傳？伊健說：「工作人員回覆第一個答案是不能上TVB，其實可能忘記了我與TVB也有合約，某程度上我也是公司的人，所以會再去了解一下。」另談及曾於電影《炮製女朋友》中合作的趙薇喜誕女兒，伊健坦言合作過後已沒聯絡，他也是看新聞才知這喜訊，感覺這是件開心事，但畢竟亦是人家的私事。

關智斌說話直接

鄭希怡視為好友

【本報訊】鄭希怡（Yumiko）(見圖)和Boy'z昨日在銅鑼灣拍攝短片，分享自己生活上的小故事，並安排稍後於內地播放。Yumiko表示在短片中會分享朋友間的互相支持，她表示朋友對她十分重要，因為她一有不開心的事，都會和朋友講。問到哪個朋友對她最重要？她即時望一望身邊的Boy'z，笑說：「不說他們都不行，但他們對我真的很重要！」關智斌(Kenny)即自嘲是Yumiko的出氣袋，Yumiko就反指他是吹氣公仔。但之後就大讚關智斌，笑謂如果對方覺得她有不好的地方就會直接講，拍劇時又會叫她放開一點，因為她很怕與人溝通。另外，問到Boy'z有沒有考慮過重組復出？他們表示稍後會一起到內地工作，又會錄新歌，但會否以Boy'z的名義出碟就要再考慮。Kenny則透露到時會以新形象示人，一定令大家有驚喜。

李彩華 為惠英紅打氣

【本報訊】李彩華(見圖)昨日為一個節目頻道拍攝一條短片，為劇集《杜拉拉升職記》宣傳，更即席成為LED熒幕代言人。問到酬勞方面，李彩華只謂是一個開心的酬勞，笑言簽了新公司之後，接了很多新工作，令她對將來充滿期待，同時希望接多點香港的工作，因為近四、五年斷斷續續在內地工作，令她很想回香港，只是稍後又要到內地拍攝電視劇《上官雲珠》。她又說與新公司簽約一年，大家是在溫和的氣氛下合作，對方亦沒有規定她簽幾多年。問到男友有沒有給意見？她稱很多朋友都有給她意見，又說朋友知道她簽了新公司之後，都有打電話恭喜她。李彩華透露會出席明晚舉行的金像獎，更獲贊助了一條全球只有一件的晚裝，她透露今次主要是為惠英紅打氣，因為她的《心魔》是由她的公司發行。

官恩娜新歌講自己故事

【本報訊】（記者 李慶全）官恩娜(見圖)新一張EP計劃在五月份推出，昨日她到商台宣傳新歌《珊瑚島》，作曲人是曾為日本組合SMAP及韓國女歌手BoA擔任過監製的日本製作人，她指樂曲並非很激情，可能不是歌迷所想的旋律般。問會否怕歌迷失望？官恩娜也不擔心歌迷會不喜歡，因新歌跟她的背景有點相似，講述一個人在荒島漂流，身邊沒人仍繼續努力生存做好自己，就像她在大溪地出世來到香港，所以她唱得好投入，份外有同感。

新歌的MV又會否以水着造型來配合？她笑指之前到沖繩拍音樂特輯都沒穿泳衣，但都有穿貼身潛水衣上陣。官恩娜坦言沒想過推出寫真集，這跟男友沒關係，她從沒問過男友是否准許她性感。記者提議她不如以三點式造型拍唱片封套？她帶笑說：「這可以考慮一下，不過拍攝時一定要清場才可以。」會否找男友操刀拍攝？她聞言也不禁笑說：「嘩，不好了！」

蓋鳴暉唱《龍鳳配》為安老服務籌款

■蓋鳴暉與吳美英宣布演出《龍鳳配》，籌得的善款將捐給保良局。

【本報訊】蓋鳴暉與吳美英昨日代表鳴芝聲劇團出席保良局慈善粵劇晚會記者會，宣布今年會演出喜劇劇目《龍鳳配》，籌得的善款將撥作保良局發展安老服務用途。蓋鳴暉與吳美英現場獻唱數曲經典劇目，蓋鳴暉表示已與保良局合作十八年，雙方已建立默契和信任，她說：「很難得與一間機構合作十多年，希望可以做到廿年以上，直到自己不能再做下去。」蓋鳴暉又稱揀選演出喜劇的目的，是因為粵劇較冷門，喜劇能吸引多些不熟識粵劇的朋友入場。蓋鳴暉笑言只演出一場並不夠喉，但因籌款活動不能只有粵劇，還要有其他綜合性的節目。問到今年籌款的目標，她說：「記得去年籌到百多萬，因為座位有限，新光戲院只有千多個座位，不過氣氛很好，就好像跟老街坊敘舊。」